

没有背景，难以成事；只有背景，难以成大事。

时政小说

背景

肖仁福◎著



台海出版社

时政小说

背景

肖仁福◎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背景 / 肖仁福著. — 北京 : 台海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168-0718-7

I. ①背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0382号

背景

著 者: 肖仁福

责任编辑: 俞滢荣

装帧设计: 王 鑫

责任校对: 黎 靖

版式设计: 王 玥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-64041652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6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0718-7

定 价: 36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

001	秋意阑珊
032	裸体工资
073	空 转
116	如影随形
140	古马镇
170	夫妻镇
177	两阳镇
184	背 景
217	夕阳西下
222	老 材
232	奔 乡
240	离 任

秋意阑珊

一

吃过晚饭，把残局留给丈夫老马，何玉如就开门下了楼。

何玉如来到教学大楼前。楼里的走廊边立着一块黑板。那黑板原本是写幼儿食谱的，现在却写着“欢迎物价局领导前来指导工作”的粗大的红色粉笔字。修这座教学大楼时，园里曾向幼儿家长集资，以弥补财政无法拨足的基建款，本来是向物价局写过报告的，也得到了他们的同意，不想今天他们还要找借口来检查集资情况，园里只好把他们请进酒店喝了一顿，并一人一个500元的红包，才把他们打发走。

何玉如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把目光从黑板上撤下来，朝楼道口方向走去。

中班的林琴琴老师从教研室那边过来，正要回宿舍楼，见了何玉如，就跟她打招呼。何玉如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对林琴琴说：“你申报高级职称的材料里，还少了两堂课的教案，你快点补上吧。”林琴琴点点头，说晚上就弄。

林琴琴进楼去之后，何玉如还在楼下站立了一会儿，心上涌起一丝感慨。这是何玉如花了两年时间，跑财政，搞集资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成的。建楼期间，何玉如不受包工头的红包和请吃，死卡水泥标号和砖木钢材标准，保证了质量，节省了资金，如期把宿舍楼建了起来，如今三十多户老师欢欢喜喜搬了进去，自己却仍住在老宿舍楼里。不承想还有人说她得了包工头好处，发了大财。

何玉如记得闲话说得最多的，是搞学生伙食采办的林强生，他因何玉如批评他采购的食物高于市场价，一直怀恨在心，这次也跳出来大说何玉如的坏话。何玉如心想，职工们对林强生的反映已越来越强烈，他那么损公肥私，得的好处太多，确实应该作个处理，换个人来搞采办。

天色暗下来，操场两边渐渐枯萎的秋叶画着幽影，零落在地。何玉如缓缓

的步履落在秋叶上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。这么漫不经心地在操场上兜了一圈，何玉如准备回家。她想回去迟了，老马又要说她蹿尸闹魂，把他忘到了一边。

还没走出两步，传达室那边有人吵闹起来，好像还说什么要告到何园长那里去。何玉如便立定了，回头，见暮色中一个女人牵着孩子从传达室里冲出来。一边嚷道：“天下哪有这么当老师的？敢动手打我的孩子，我叫她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何玉如闻声迎过去，截住横冲直撞的女人。女人认识何玉如，说：“你就是何园长吧？我叫江潮，是孩子的妈妈，你过来看看，哪有当老师这么狠心的？”同时扳过小孩的头，要何玉如看小孩腮帮上的手指印。

何玉如没去看手指印，即使看，在这初夜的昏暗里，也是没法看清的。

何玉如说：“先别急，有什么事，我们到办公室去慢慢说，行吗？”江潮不好在何玉如面前发火，只得跟她往园长办公室走去。

打开门，拉亮灯，没等江潮开口，何玉如便蹲下身，问小孩叫什么名字，是哪个老师班上的学生。小孩说他叫衣向阳，是马老师班上的学生。何玉如就愣了愣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整个幼儿园就一个姓马的老师，她叫马小路，是何玉如自己的亲生女儿。

灯光下，何玉如的确在衣向阳的腮上发现了两个手指印，而且衣向阳也说是马老师搨的。何玉如知道小孩不会说假话，就问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。衣向阳叙述不清，讲不出一个完整的意思。一旁的江潮得理不让人，吼道：“不管小孩做没做错事，老师打学生总是不对的。”何玉如说：“马老师打人肯定不对，但你不要急，我要找马老师弄清情况，再作处理。”江潮说：“我现在就去找她的麻烦！”何玉如说：“你要相信我，我会按园规严肃处理，并责成她向你们家长赔礼道歉，但必须由我出面。”

听何玉如这么说，江潮才不吱声了，带着儿子回了家。

何玉如关上办公室的门，去找马小路。马小路是何玉如和老马唯一的女儿。马小路小时候很听父母的话，读书成绩也好，初中毕业就考上了省城里的幼师，毕业后，不必何玉如说一句好话，就凭她的学业，分进了这所全市一流的示范性幼儿园。在园里的工作也积极，年年评先进。可自从找对象、结婚后就慢慢变了，工作不求上进不说，还时有违规行为，常常给她这个当园长的母亲脸上抹黑。

何玉如知道坏就坏在她找的那个对象上。她的对象叫徐城东，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经营酒店，有点钱，加上人帅，专门在外面拈花惹草，最后盯上了马小路。现在的女孩，一切朝钱看，马小路很快就迷上了徐城东，并发誓非他不嫁。何玉如和老马都不同意这桩婚事，撇开徐城东结过婚不说，就凭他那专

觅野食的德行，也讲不过去，何况他文化极低，连初中都没毕业。可马小路哪里听得进父母的忠告，她振振有词，父母讲得有道理，但她有她的标准，她的标准是两条：他有钱，她爱他，有这两条就够了。

当时何玉如就被马小路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事，那时她也几乎像马小路那样，跟父母亲说过类似的话。只不过那时人们一心革命，现在人们一心想钱。所以当父母亲反对她嫁给那个造反派头头时，她也用马小路一样的坚决的口吻说道：“我有我的标准，我的标准是两条——他革命，我爱他。”所不同的是，何玉如在怀上造反派的孩子后，没和他结婚就分了手，而马小路跟徐城东正儿八经结了婚，在打闹了两年之后才离婚。

不一会儿，何玉如来到那栋六层的新宿舍楼前。她抬头望了望，三楼林强生家依然灯火辉煌，而四楼马小路家的窗户却黑灯瞎火的，看来马小路没在家。这半年来，马小路晚上常常不回家，有时甚至彻夜不归，直到第二天上午要进班了，才黑着眼圈、打着哈欠，从外面匆匆归来。

何玉如心里咒着马小路，明知她不在家，又不甘心似的，依然往楼道口走去。喘着气爬上四楼，在马小路门上敲了几遍，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。何玉如这才叹口气，掉头往回走。

走到二楼，想起副园长郭淑敏就住在这里，便把她的家门敲开了。郭淑敏见是何玉如，赶忙迎她进去。寒暄过后，何玉如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。郭淑敏说：“小路近来的确有点反常，看来得好好帮帮她。”何玉如说：“你留意一下，她回来后，让她到我那里去。”

可这天晚上，马小路根本没归屋。

二

第二天上午，其他的老师已进班半个小时了，何玉如才在传达室门口截住匆匆归来的马小路。进了园长办公室，见马小路那头发不整、满脸晦气的样子，何玉如恨不得一记耳光甩过去。但她还是强忍住了。她没耐心打探女儿晚上在外干了些什么，直接问她打没打过衣向阳。马小路点头承认了。何玉如又问她为什么打小孩，马小路支吾了一阵，才说：“他说我的坏话。”何玉如说：“他说你什么坏话？”马小路却躲躲闪闪的，不肯说。何玉如火气上蹿，吼道：“不说也行，你从今天起，不要再上班了。”

马小路知道蒙混不过，才说道：“他说我是赖账婆。”何玉如说：“他说

你是赖账婆，你就打他耳光？”马小路说：“我又不是赖他的账。”何玉如说：“你是不是又借家长的钱了？”马小路说：“没有。”何玉如很不耐烦地说：“今天暂不谈这些，中午写个深刻的检讨，贴到教师备课的大办公室，晚上再去向衣向阳的家长赔礼道歉。”然后把马小路轰出了办公室。

晚上吃了饭，何玉如就拉上马小路走出幼儿园，到商店里买了一盒葡萄干、一盒巧克力糖，还有几斤富士苹果，向衣向阳家走去。

一路上，何玉如不免要追问马小路打衣向阳的真正目的。马小路只好交代说，他曾向衣向阳的妈妈江潮借过钱，江潮不但不借，还在家里说她是赖账婆。小孩是容易学舌的，所以昨天衣向阳上课讲小话，马小路说了他一句，他就在下面学他妈的样子，骂马小路是赖账婆，马小路火起，掴了他一耳光。

何玉如有些无奈，说：“我已经听人说过，你向好几个家长都借了钱，而且是老虎借猪，有借无还。你想，人家的孩子在你班上，你开口借钱，人家敢不借？你借了不还，人家也不好讨要，怕他们在他们孩子身上出气。”马小路说：“我会还的。”何玉如说：“你拿什么还？你那个有钱的男人看上了别的女人，离婚时一分钱没留下，你又天天晚上在外面赌，我看你到时短裤都会赌出去的。”

何玉如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马小路作声不得，只得默默地踩着自己的影子赶路。何玉如长叹一声，悲哀地说：“你搞得自己穷困潦倒，我和你爸不心疼你？”

来到一个小区，找到衣向阳的家，敲开门，门里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保姆。换了拖鞋，走进屋，江潮正拿着遥控器选电视频道，对她们爱理不理的。何玉如只好让马小路把礼品搁到桌子上，自己厚着脸，过去说明来意。江潮用鼻子哼了几声，说：“你当园长的有责任，但不是你的错。”

听话听音，何玉如便催马小路上前赔不是。马小路只好说了几句认错的话，然后垂着手，一副听候发落的样子。江潮神气起来，咬着牙齿说：“不是看在何园长的分儿上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挨够了训，两人才离开衣向阳的家。好心的保姆送她俩到楼道口，顺手掀亮墙上的灯。何玉如免不了借着灯光，多瞧了几眼保姆，问道：“听口音，你好像不是街上人。”保姆说：“我是刚从武宁县来的。”何玉如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保姆说：“我叫申慧群。”何玉如说：“今年多大了？”申慧群说：“二十八了。”何玉如又问：“男人呢？孩子多大了？”

停顿了好一会儿，申慧群才说道：“他死了，是在河里翻沙时，被洪水冲走的。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交不起学费，我才到这里来做保姆，弄点钱回去。”

说着话，不觉就出了小区。申慧群意识到该止步了，便转身往小区方向走去。已走出去好远了，何玉如还站在路旁不肯动，她的目光一直吸附在申慧群的背

影上，直至那个背影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完全消失在黑暗里。

从此何玉如就多了一重心事。

这么多年过来了，何玉如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，努力不去翻弄封存起来的记忆。尽管她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，至少表面上她得到了一种平衡，一种自我麻醉。然而现在不行了，这种表面的安宁、平静也无法保持下去了，过去的一幕幕从记忆深处浮出来，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。她开始在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，有意无意地去搜寻一个身影。她知道请了保姆的人家，一般是由保姆来接送孩子的。

这一天早上，何玉如到林琴琴班上转了一趟，要她准备一堂像样的语言课，省教委的头头下来时，好上给他们看。林琴琴爽快地答应了。何玉如对林琴琴的爽快很满意，说：“你的高级职称材料，我已签好了评语，马上就送上去。”

回到办公室，刚坐下，何玉如忽然在窗外密密麻麻的人流中发现了一个身影。那是申慧群。何玉如的心头就亮了一下，立即站起来，出了办公室。她来到操场上，很快就可以追上申慧群了，旋即又停下了脚步。她突然犹豫起来。到现在为止，整个幼儿园乃至她所处的这个城市，除了自己还没有任何人知道她那段隐秘的过去。她就是在这种没人知根知底的情况下，跟老马生活了二十多年，而且生活得那么平静，一切都那么顺利。

何玉如不愿意去搅乱自己这已拥有的一切。相反她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申慧群的影子。她加倍努力地去工作，想以此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幼儿园的工作总是很杂，市里搞幼儿节目汇演，教委举行示范教学比赛，审计局来审查财务，围墙被隔壁单位捅开，样样都得她当园长的出面，甚至连厨房里没了拖把、班上孩子揩屁股的卫生纸已经用完，都要来找她。何玉如就让自己泡进这些繁杂的事务中，尽量不去翻弄记忆里的旧事。

白天就这么打发过去了，可到了晚上没公务可忙的时候，何玉如便难熬了。尤其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老鼠啃墙角，秋风打门窗的声音，都会把她从那越来越不安稳的浅睡中惊醒过来。只要一醒，这一夜她就再也无法入眠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炒豆子。左炒右炒，硌得身上的骨头生疼还睡不着。没办法，只得披衣下床，到客厅里去呆坐。越坐心越乱，干脆出门到操场上转悠，就像一个怪异的梦游人一般。

这天夜里，何玉如又来到了操场上。在迷蒙的月辉下，她的身影显得有些模糊。这个时候，连传达室的灯都被守门人熄灭了，整个幼儿园都沉浸在幽暗的寂静中。

何玉如缓缓地踱着步，想以这种悠闲的姿态平抑心中那起伏的思绪。就这

么慢慢地绕了两圈，她才微微地将头抬高了一点。无意间便瞥见了从楼道里冒出来的隐约的身影。虽然夜色隐去了那人的面目，但何玉如还是从那人的身材和缩着脑袋走路的姿势上，认出他就是给食堂搞采办的林强生。

何玉如猛然想起中午食堂里的一件事情来。按园里定的幼儿食谱，这天中餐要给幼儿吃青椒鸡丁，所以上午10点不到，林强生就从市场上购回三十只仔鸡，由厨师和保管员过秤验收，再一齐动手宰杀去毛。当时何玉如也去了厨房，那些去了毛的仔鸡已开了膛，扔在案板旁的灶台上。不想厨师拧着眉嘀咕起来，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，明明是三十只仔鸡，怎么这会儿少了一只，数来数去只二十九只了？”问过保管员，他说验收时只看了数，没有点数。当时何玉如也没怎么在意，转了一圈，便出了厨房。

想到这里，何玉如就对林强生起了疑心。林强生爱贪小便宜，在外采购的食物价格不低，在厨房里帮厨时爱来点小动作。何玉如便睁大了双眼，看林强生今夜里究竟要干什么。

在楼道口逗留片刻，林强生左右瞧瞧，直奔食堂方向而去。食堂的门上挂着两把锁，钥匙分别在厨师和保管员手里，林强生怎么进得去？何玉如一边这么思忖着，一边远远跟着。

原来林强生并不是要进厨房去，他在厨房门外站了站，便往左一拐，下了石坎。石坎下是一处树丛，不知林强生去那里干什么。何玉如赶紧趋前一步，发现林强生在树丛里蹲下了，抖抖擞擞摸索起来。何玉如意识到了什么，上午厨房里少了一只鸡，八成是林强生趁人不注意，扔到了窗外的树丛里了。

何玉如本想上去逮住林强生，想想这里离宿舍远，自己一个女人没他男人力大，万一他蛮横起来，又怎么办呢？所以何玉如转身先进了林强生家的那个楼道口，准备等他回来后，突然拉亮灯，再缴获赃物，那时就不怕他耍赖了。

谁知林强生却并没往家里走，而是去了传达室。

等何玉如觉察到林强生不会回来，赶忙走出楼道口时，林强生已开了传达室的小门，走了出去。何玉如追到传达室，想去跟踪林强生，小门已被林强生锁上，而自己的钥匙放在家里，再喊守传达室的人开门或回家拿钥匙，都已来不及。

何玉如只好作罢。她在心里说道，林强生啊林强生，我总会抓住你的把柄的。

三

已经好几天没见申慧群到幼儿园来了。

来接送衣向阳的，要么是他妈妈，要么是他爸爸，要么是过去曾来过幼儿园的衣向阳的舅舅。何玉如就莫名地担忧起来。她跑到马小路班上，喊衣向阳过来，问他申阿姨这几天去哪儿了，怎么没来接送他。衣向阳想了一阵，才结结巴巴告诉何玉如，他也不知申阿姨去哪儿了，反正那天晚上他还和申阿姨睡在小床上，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她。

这天下午，来接衣向阳的是他的爸爸衣兵。何玉如就过去喊住了他。何玉如说：“小衣，你来接衣向阳啊？”衣兵见是何玉如，赶忙停下往教室里迈的步子，点头道：“是何园长，我来接向阳。”何玉如说：“原来不都是你家保姆小申来接送的吗？”衣兵说：“都是我家那臭女人，无事生非，无故怀疑我跟小申有什么瓜葛，把人家气走了。”何玉如说：“还有这样的事？”衣兵说：“我跟江潮说，人家县里来的女人，扎扎实实做事，勤勤恳恳照看向阳，哪会跟我有什么瓜葛？她听不进，跟我大吵大闹，还说放在抽屉里的500元钱不见了，硬赖在小申身上，将小申气得连工资都没领，就泪眼婆娑出了门。”

停了停，衣兵又说：“不过我已托介绍她到我家来的邻居，把工资给她带了去，还捎了话，要她回来，反正我女人已到外地做事去了，如果小申回来后她还要大打出手，我就跟她离婚。也是的，她也不想想，我家请了那么多回保姆，都是些漫天要价，好吃懒做的，好不容易才碰上小申这种勤劳做事、把向阳当成自己儿子的女人，她还要不识好歹。”

何玉如心里牵挂着申慧群，不太甘心她就这么消失掉，从此再也见不到她的影子，晚饭后特意去了一趟衣向阳的家。果然如衣兵所说，江潮到外面做事去了，家里就他和儿子一大一小两个男性。衣兵感到奇怪，说：“何园长您怎么知道我住的地方？”何玉如说：“我不久前就来过。”衣兵说：“想起来了，向阳曾告诉过我，您和马老师来过这里，那次我正在外面为公司收债，没在家里。”

两人闲聊了一阵，慢慢就把话题引到了申慧群身上。何玉如说：“你知道申慧群是武宁什么地方的人吗？”衣兵说：“这个我倒没问过她。”何玉如说：“那么那个介绍她到你家来的邻居一定清楚啰！”衣兵点点头，说：“他应该清楚，上星期他去武宁采购木材时，我就是托他给申慧群带的工资，不知现在回来没

有。”何玉如就说：“可以陪我去见见他吗？”

“那当然可以。”衣兵说着，把衣向阳安顿到床上睡下，随何玉如出了门。

衣兵心生好奇，不由问何玉如道：“何园长您好像对申慧群很感兴趣的？”何玉如就有些躲躲闪闪的，她敷衍道：“也是随便问问，二十多年前我下放在武宁，对那边的人有些记挂。”衣兵就哦了一声，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二人敲开衣兵邻居家的门，只有女主人在家，她说男主人上星期去了武宁，至今还没回来。

何玉如倍觉失落，告别衣兵，离开居民小区，悻悻地回了家。

刚进屋，会计小夏就打来电话，说下午去财政局对账，财政局下面的收费局曾局长跟她打招呼，明天要到幼儿园来看收费发票。何玉如一听就恼火了，说：“上个星期物价局不是来查过了吗？怎么收费局又要来了？”小夏忙解释说：“物价局是来了解收费标准，收费局是要来算账，核实发票，我们收的幼儿学费和集资款，都是在收费局领购的发票，他们要稽核，是他们权力范围内的事。”何玉如没好气地说：“权力，权力，他们就知道使用权力，不知道下面办事的艰难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但该应付还得应付，何玉如吩咐小夏，一定做好接待准备，不能得罪这些衙门老爷。

第二天下午3点多，收费局的人就到了幼儿园，一共三个人，都是肩阔肚厚的大男人。何玉如和小夏还有副园长郭淑敏几个立即满脸堆笑，像迎接亲爹亲妈一样，把他们请进财务室。先不忙着拿账本、发票什么的，而是倒上古丈毛尖茶，切开沙田柚子，再一人递上一包芙蓉王香烟。

为头的是红光满面的曾局长，他四平八稳地往沙发上一坐，二郎腿一架，香烟一叼，便开始发话。他说：“市政府的收费管理文件马上就要出台，事业单位要从收费资金里缴纳15%的调节资金入财政金库。”

一旁的三个女人立即吓出一身冷汗，齐声说：“又兴起调节资金了？我们可从没听说过。”曾局长吐出一道浓浓的青烟，说：“工厂纷纷破产总听说过吧？个体户打死税管员的事总听说过吧？国家工作人员又要上调工资总听说过吧？要收的资金收不上，要支付的票子又要支付，你要财政如何去算这笔账？比如说你们幼儿园，财政不仅负担部分职工工资，你们的教学大楼和各种设施，哪样不是财政投资的？你们年年从幼儿身上收钱，现在财政困难，难道不应该调节一点出来吗？”

何玉如不得不佩服这位曾局长的口才，便说：“曾局长说得也是，可是我们收的幼儿的款子都是一个钉子一个眼，没有一分钱的多余，您怕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。”曾局长说：“情况具不具体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只知道先算账，然

后依账行事。”何玉如说：“账肯定要算，只是问题明摆在这里，比如我们的集资款，弥补基建的尾数还差一大截；比如生活费，全部用在了幼儿的伙食里，期末还要根据学生出勤天数结算，多退少补；比如学杂费，完全按财政厅和省物价局定的标准收，用来应付工资缺口，以及教室的维修，钢琴等教具的更换，水电费什么的都还少一大截，如果还要征15%的调节资金……”

这里正在跟收费局的人讨价还价，门外忽然有一位老师慌慌张张闯进来，大呼小叫道：“何园长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打死人了，您快去看看！”何玉如她们吓了一跳，问那位老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位老师半天才稳住神，说是林强生被厨师打翻在厨房里了。

何玉如只好让郭淑敏和小夏陪着收费局的人，自己出了财务室。

在去厨房的途中，那位老师把事情的经过大略说了一下。原来起因还是上个星期那只不翼而飞的仔鸡。这件事不知怎么竟在教职工中间传开了，大家都议论说，十有八九是厨师耍的名堂。厨师平时顺手牵羊的事不是没干过，但这次确定不是他所为，所以听了别人的议论，就气愤得不得了。其实他心中多少有点数，当时在场的保管员比较老实，照理不会干这种事，那么剩下的就是林强生了，尽管没抓到他的把柄，也是可以肯定的。恰好头天财务室查了各家的电表，数字公布出来后，厨师一家三口人一个月用了120多度电，而相邻的林强生三个儿子都在家待业，共五个大人才用了20度。厨师不服，顺口说了句林强生偷他家的电的话，不想被刚采购食物回到厨房门口的林强生听见了，他就冲过去，指着厨师的鼻子吼道：“你说我偷你家的电，证据在哪儿，没证据我拧了你的脑袋！”厨师把林强生的手往旁边一扒，也点着林强生鼻子说：“你不但偷电，还偷鸡，那天的那只仔鸡就是你偷的！”林强生火气更大了，骂道：“你污蔑好人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”上前就去抓厨师的胸领。不想当时厨师正拿着一根捅煤灶的铁条，他火气攻心，顺手舞过去，正抽在林强生的软腰上，林强生气一缩，当时就趴到了地上。

等何玉如赶到厨房里，先到场的工会主席已把林强生驮到背上，正往传达室方向赶。何玉如便也跟在后面往外走。幼儿园附近就是市立医院，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。幸好铁棍没抽到致命的地方，还不至于出人命，医生说在医院吊几天盐水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

林强生躺在病床上。望着他寡白的还没恢复血色的脸，何玉如说：“就按医生说的，在医院里休息几天，至于你的工作，我找个人代替就是了。”林强生立即慌了，腰一挺，就坐了起来，差点把手上的针头都弄脱了。他急切地说：“没事的，我这点伤没事的，不用麻烦您找人代替，我吊完水就回去。”

一旁的医生和护士，以为林强生是活焦裕禄，只要革命工作，不要革命本钱，很佩服地说，如今这种不顾身体，一心只顾工作的人，可是越来越稀罕了。何玉如却觉得好笑。她知道林强生搞采购是要搞小动作弄外水的，他怕人家得了这个好处，更怕人家取代了他的位置，以后没外水可捞，才做出这个卵样。

何玉如当然不会在这种场合点破他，只是说：“不行就不要硬撑，身体是再多的财富也换不来的。”话里的双层意思很明显。

跟工会主席他们离开医院时，何玉如嘴上不出声，心里却说，那一铁棍抽得还轻了点。

四

收费局那三个人算账并不太用心，只用算盘粗粗地打了两本发票，其余的就搁到了一边，说：“今天就打到这里吧，明天再打。”小夏就急了，心想明天还要打，又怎么得了呢？这个月发工资的时间又快到了，她的工资表还没做好，而且开学时收的款都还没做账，哪里有时间陪这些大老爷？

一旁的何玉如看一眼墙上的钟，说：“快5点了，今晚就去金都大酒店喝几杯吧。”然后回头吩咐郭淑敏，要她先去订个包间，自己跟收费局的科长们随后就到。

郭淑敏走后，等小夏收拾好账本、发票，一行人便起身走出财务室。来到传达室门口，迎面碰上捂着腰从外面走进来的林强生，何玉如就说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林强生特意挺了挺腰身，以显示自己的强健。不想用力过大，牵动了伤处，痛得他眉毛往中间拧，嘴巴往一边歪，却还要坚持说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明天还可照常上街搞采购。”

何玉如没说什么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放林强生过去。

与金都大酒店还隔着一条街，早等在店门口的郭淑敏就扬手招呼起来。何玉如对科长们说，看来包间订好了。一行人横过大街，跟郭淑敏往里走。左弯右拐，来到一个包间外，上面写着“八号”两个字。郭淑敏说特意选了这个包间，八发八发，愿科长们大发。众人就齐声说，发发发。

走进包间，里面不仅有吃饭的大圆桌，还有VCD。郭淑敏说：“吃饭还早了点，先唱几支歌吧？”一边吩咐服务小姐插好话筒，调好音量，让机房里送讯号过来。这边何玉如见屏幕上有了动静，就把点歌本往曾局长手上递。曾局长将本子放到一旁的茶几上，说：“你们唱，园长你们唱，我嗓子哑，唱不来。”何玉如

就将本子塞到另一位怀里，那一位也不肯点歌。就这么推让了几次，三位客人谁也不愿上场。何玉如就说：“都说收费局的人没有不会唱的歌，今天三位怎么不肯赏脸，是不是这里档次低了一点？”三人就说：“哪里哪里。”

郭淑敏见气氛上不来，就先自己点唱了一曲，打了个开场。谁知她唱过之后，那三人还是无动于衷。

两位园长不觉有些难堪，一时不知如何才好，不知这些老爷想要干什么。正纳闷，曾局长猛不丁冒出一句，他说：“内地就是傻帽儿，吃饭的地方还搞什么VCD，洋不洋，土不土的，人家沿海地方，吃饭是吃饭的，娱乐是娱乐的。”另一位附和道：“是的是的，这吃饭是物质文明，而唱歌、跳舞是精神文明，往一处抓就是没有情调。”

说得一旁的两位园长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满脸的难为情。好在郭淑敏还算机灵，立即接过他们的话头，说：“是呀是呀，都21世纪了，文明也得有个文明法。这样吧，楼下有个足浴馆，大家有兴趣，陪你们过一过瘾。”

那三人脸上有了喜色，说足浴倒是个新鲜玩意儿。

洗了个把小时足浴，又回来吃喝了一个多小时，已经快9点了，郭淑敏把何玉如拉到一边，悄声说：“洗脚、喝酒是物质文明，还有精神文明，恐怕还是少不了。”何玉如也是无可奈何，只得咬咬牙说：“少不了就不少吧。”然后把三人请到新开业的强光娱乐城，要了个名叫帝豪的大包间。

何玉如从没来过这些地方，一见那34寸的大彩电、奢侈的VCD和音响设施、超大的茶几沙发，以及豪华的装饰，心中就发怵。她在包间里发现一个小门，推开一看，是一个几乎没有灯光的小暗室，里面有茶几和长沙发。就问大家这是干什么的，郭淑敏说是用来跳舞喝茶的，每次只能进去一对。

三个男人一直不吱声，脸上却露出暧昧的笑。郭淑敏又对何玉如说：“你先在这里陪一下客人，我和小夏去服务台点些果品、茶水什么的。”然后，她拉着小夏出了包间。

紧接着，服务小姐就送上了茶水和点心，郭淑敏和小夏也返了回来。这时何玉如的脑瓜忽然开了窍，对三位男人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歌舞都上不了场，郭园长和小夏也没这方面的天赋，这样吧，幼儿园有几位年轻、漂亮的老师能歌善舞，我去把她们请来如何？”三位男人赶忙说：“不用不用。”

何玉如还要说什么，郭淑敏忙在后面扯她的衣角，一边说：“你不用操心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”然后她说去服务台催促还未上的点心，把何玉如拉到了包间外面，对她说：“幼儿园的老师个个正儿八经的，人家不会喜欢，我和小夏已在服务台预交了包间茶点费以及三位小姐的台费，等会儿小姐一来，我们就走，

不要在这里碍事，改日再来结账，让他们玩个潇洒。”

正说着，服务小姐已领着两个袒胸露背的女郎进了帝豪，郭淑敏就让何玉如在外面稍等，她进去打声招呼，喊小夏出来。

郭淑敏和小夏很快就从包间里出来了，三人一起往出口方向走去。何玉如想起刚才的见识，特别是那两个半裸女郎，心里就无法平静，甚至自己的一张老脸都红了起来。忍不住又回过头，往帝豪包间那边瞧了一眼。

这一瞧不打紧，何玉如瞧见服务小姐正在叩帝豪的门，身后又带着一个比刚才的女郎还要裸露的女人。

何玉如的头就嗡的一声响，两眼一黑，身子一晃，差点晕倒在地，幸亏及时扶住了墙壁。

何玉如看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亲生女儿马小路。

何玉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马小路会走上这条不要脸的路子。她真想冲过去，撕烂马小路的脸。但何玉如还是克制住了，强行地克制住了。她不想在这样的场合，出自己的丑。何玉如转身跟着郭淑敏和小夏往外走，却没法不去想在那个叫作帝豪的包间里可能发生的一切，没法不去想马小路这个不要脸的死鬼可能做出的下贱事。

这么胡思乱想着，有一句没一句跟郭淑敏和小夏搭讪着，不知不觉已回到幼儿园。

第二天上午，何玉如来到财务室。正好郭淑敏和小夏都在那里，何玉如说：“今天收费局的怎么还不来？”郭淑敏说：“他们不会来了。”何玉如说：“昨天下午他们不是说过今天还要来的吗？”郭淑敏说：“昨天下午只算账，没搞‘两个文明’，晚上搞了‘两个文明’，搞得他们心满意足，今天当然就不会来了。”

何玉如皱皱眉，想想也是，便默默地离开了财务室。

在财务室门口，何玉如碰上一位跟马小路配班的老师，就对她说：“告诉马小路一声，中午到我家去一下。”

中午何玉如在家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马小路的影子。何玉如就下了楼，到新宿舍楼那边去敲马小路的家门。敲了半天，马小路才打着哈欠来开门，看样子正在睡午觉。何玉如的脸色特别不好看。

马小路以为母亲又要训她了。何玉如走进她家里，却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说不出口。她瞧了瞧屋里蒙着灰尘的家具，堆满杂物的屋角，似乎两个世纪没整理的狗窝一样的床铺，以及茶几上、沙发里、电视机上乱扔着的脏裤衩、臭袜子，连肺都气炸了。

何玉如费了好大劲才忍住火气，没有发作。

沉默久了，连马小路自己也受不了了，她小心翼翼地问何玉如：“妈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何玉如不语。马小路说，“我本来是要到您那边去的，可我困得要命，在食堂里吃了点饭就回来睡午觉了。”何玉如还是不吱声。

马小路斜眼觑觑何玉如那铁青着的脸，懒懒地斜倚在沙发上，又喃喃道：“我知道我不像个女人，我也知道自己当初没听您的话，瞎了眼睛，嫁了那个没良心的杂种，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可我当初是爱他的呀，我以为我的爱会守住他的心，而且他又有钱，我们的日子会过得蛮红火的，谁知我好心没好报。我恨他，我跟他一刀两断。但不管怎样，我还是亏了，我的青春、我做女人的那点希望已经断送，我的心已经死去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马小路的泪水就止不住淌下来，一副可怜虫的样子。

何玉如没去理会马小路，站在窗前，望着远处迷蒙的屋顶，好像根本就没听见女儿那声泪俱下的哀诉。其实内心何玉如又何曾不心疼这个可怜的女儿？她知道马小路变成今天这样，主要是那个狗男人伤透了她的心。树怕伤皮，人怕伤心，人一伤心，活起来便没有了劲头和精神。可再怎么的，也不能破罐子破摔呀，这样不是糟蹋自己吗？为此，何玉如曾苦口婆心，不知开导过她多少回，她硬是振作不起来，依然整夜整夜在外面打麻将，昨晚还到那些娱乐场合做起了陪舞女。打麻将反正已成风气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在打，可做陪舞女那是做得的吗？传出去，别说做娘的老脸没处搁，败了幼儿园的名声，那又怎么是好？

何玉如越想越感到可怕，心情由气恼烦躁，变得沉重起来。她背对着马小路，问道：“昨晚你到哪里去了？”马小路说：“我没到哪里去，就在麻将馆里打了几个小时麻将。”何玉如瞪着马小路，说：“还要瞒我？”马小路知道露了马脚，才低下头说，是郭淑敏拉她去的。

这让何玉如感到意外，想不到郭淑敏会拉马小路下水。转念一想，如果马小路不是那种女人，谁又拉得走你？也许是马小路早就找过郭淑敏，人家才会照顾她的生意呢。何玉如就有气，说：“你说说，你要你妈这张老脸往哪里放？我一辈子堂堂正正，没有什么地方可让人戳背的，你自己不要做人，也要为我想想哪！”

何玉如激动地说了半天，马小路这里却什么反应也没有。何玉如觉得有些不太对劲，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，转过身去。就见马小路蜷缩在沙发里，双手抱膝，两肩高耸，脑壳嵌进两腿间，仿佛受了惊吓正在自卫的刺猬。何玉如不知马小路缘何这样，走到她面前，问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，是不是睡着了？”

马小路还是没反应，仍缩在那里。何玉如就伸过手去，摸着马小路的脑壳往外掰，开始还掰不开，掰了几下，掰开一点，才见马小路涎水下垂，鼻涕外流，